

情愛浪漫小說

KISMET® Romance

难忘是旧情

More Than A Memory



[美] 路易斯·菲·黛尔/著 黄薇 林春海/译

LOIS FAYE DYER

难忘是旧情

[美] 路易斯·菲·黛尔/著

黄薇 林春海/译

漓江出版社 出版

迈托出版(远东)有限公司协办

(桂)新登字03号

本书根据美国迈托出版公司
(Meteo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2 年版译出

难忘是旧情

[美] 路易斯·菲·黛尔 著

黄薇 林春海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875 插页 2 字数 109,000

1995年6月1版 199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0册

ISBN 7—5407—1695—9/I·1091

定价: 7.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情与工厂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23)
第 三 章	(48)
第 四 章	(76)
第 五 章	(100)
第 六 章	(126)
第 七 章	(153)
第 八 章	(176)
第 九 章	(200)
第 十 章	(223)

第一章

“科尔，看上去你还是有点蒙呀，”莎拉逗趣着说，她的蓝眼睛盯着她的大哥闪了闪。他俩一看上去就是一家人，都长着他们家里人特有的高颧骨浓睫毛，蓝眼睛金头发。只不过科尔身材魁伟，肩背宽阔，英俊的脸上棱角分明，充满了刚毅的男性魅力，而莎拉身材苗条，富有女性的曲线和柔美。

“我是还蒙着呢，”科尔马上做了回答，他迎着她温柔的目光，坚硬的嘴角弯起一丝懒散的微笑，难以相信地摇了摇头。“我的小妹自己还是个娃娃，可是却要生娃娃了。”

莎拉的丈夫咧嘴一笑，在她鼻尖上重重地亲了一口。

“那娃娃，”杰西自豪无比，“是个女孩。”

科尔点点头，他望着这两个人，蓝眼睛里显出一丝茫然。

“是啊，我知道的，是妈告诉我的，”他看着他黑发妹夫又在莎拉腮边亲了一下，然后转头接着切他的牛肉。“说实话，杰西，你还真的越来越像个骄傲的老爸了！”

“我就是个骄傲的老爸呀，科尔。”两个男人交换了一下眼神，科尔眼里充满了兄长对弟妹们的爱护。三个人又继续吃着饭，没有再说话。四周餐桌上不时传来此起彼伏的说话声和笑声，偶尔还传来银餐具和玻璃杯的碰撞声。

畔湖晚餐俱乐部是个热闹场所，不仅有游客光顾，还有爱荷华州卡萨洛克镇居民的惠临。今天是星期三，这里的圆桌也都坐满了食客。长长的法式大门敞着，外面是俱乐部宽宽的阳台，轻风拂过湖水，飘进餐厅，带来了夏日玫瑰和盛开的丁香花的幽香。

科尔环视了一下这间熟悉的大房子。从他记事时起，他们麦克法登一家有高兴的事就来这儿庆祝。十八个月前，杰西和莎拉就是在这里举行婚宴的，而科尔正好赶上那个周末有赛

事，没能参加。他错过了好多美好时光，想到这些他心里沉沉的。成功和荣誉的代价是很高的。

他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揉搓大腿的肌肉，几个星期以来，这个动作几乎已成了他的习惯了。要没有那场事故弄坏了他的腿使他不得不离开赛场进行治疗，这个星期他本该又回达灵顿了。他强迫自己进行大运动量的训练，使他的腿部力量恢复了很多，但是他明白自己要适应场地汽车大赛的强度还需要几个星期的恢复。在医院住了六周，又在父母家里呆了两周，现在他还真有点无聊，对这种强制性的静养快要厌倦了。

他呷了一口酒，注视着桌对面这一对儿，看得出他们在一起很快活，莎拉看着她丈夫时眼里奕奕发亮，而杰西的绿眼深处也泛出对生活的满足。科尔爱他的小妹妹，而且多年来也一直喜欢杰西。他为他们俩高兴。望着他们，他突然产生了一种隐隐的渴望，心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扯了一下似的。很久很久以前他就选择了一种与安定的家庭生活无缘的事业。他们那种婚姻之乐不属于他，这一点他知道。那么

他怎么还会有不着边际的渴望？又何必为了也许永远实现不了的渴望而深深地感伤呢？

他在座位上不安地动了动，心里承认这无情的现实。并不光是看着莎拉和杰西就能把他埋在内心深处的旧伤疤揭开，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回到了卡萨洛克。他带回来的是一触即痛的掩盖着记忆的伤疤。此刻，爱荷华夏夜的酷热，还有玫瑰的浓香伴随着湖水的特别的幽香，这一切撩起他的记忆：很久以前那个八月的夜晚，还有那偷走了他的心的那个黑发碧眼的可人儿。

科尔做了个怪脸，把剩下的酒一仰而尽。如果说过去八年里他有所收获的话，那就是认识到哀悼失去即将得到的东西只会使人更痛苦，更懊悔。他空空地又环视了一遍俱乐部里的一切，蓝眼睛不经意地扫过站在入口处的一对男女，又接着看过去……那女人有点眼熟，那纤细的背影……他的注意力又集中到了她身上。她正侧过身去同她的男伴说话，如丝般秀发乌黑浓密，悬在她线条优美的背中央，发梢精心地卷起，正搭在她光滑的肩胛上，她身着绿色的夏日晚装，颈口低开，露出阳光晒过的

皮肤。

科尔眯起双眼，屏住呼吸，心里在说快转过来，让我看看你的脸。好像是听到了他无声的要求，她这么做了。科尔的心停止了跳动，和他的肺一起丧失了功能，他盯着那张他八年来日思夜想的脸。

“晚上好，温特斯小姐。贝特曼先生，一张双人桌？”

媚兰·温特斯把一缕乌发拨到肩后，对年轻的女主人热情地微笑着。

“对，”埃里克替他俩答道，他站向一边好让路给她，她跟着那女孩穿过铺着白色桌布的一张张餐桌，直走到屋子最里面。然后，媚兰把她的绿色晚装手袋放在了雪白的桌布上，愉快地坐下。

“谢谢，蒂芬妮，”说着，她接过女主人递过的镶着金色流苏的菜单，“今年夏天过得还好吗？”

科尔紧紧地盯着她微笑着同那女孩闲聊的脸。和他记忆里一样，她依然是那么可爱，令人心醉。她浓密乌黑的秀发被从她额前梳起，用金色的头花束到头顶，然后又瀑布般地泻

下，衬出双耳优美的轮廓。绿色丝绸夏装裹住她的身体，却裹不住她美丽的曲线：高高的胸，细细的腰，长长的腿。露肩露背的晚装展示她细腻的、阳光晒过的肌肤。

她背对他坐着，不过当她转过来和她同伴谈话时，科尔就可以看清她的脸：精致的侧影，小巧的鼻，执拗的下巴，丰满的唇，长长的黑睫毛。她身上的装饰不很多，耳上小小的金环，左腕上细细的链，以及颈上一环金项链。当她把菜单递回给那女孩时，科尔留意到她左手第三个手指上没有戒指，这使他顿然大释般放松了一些紧张的肌肉。

“科尔？科尔？——”莎拉不解的询问打断了他的凝想，他好不容易才把目光从屋子那边那对人儿身上收回来，看见莎拉正用眼瞪着自己，她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看见了那张桌边坐着的两个人。她知道那男人，不熟，而同他一起的女人却是她的一个好朋友，看到了媚兰的侧影她的目光变柔和了，充满了亲密的柔情，然后她才转而又看着科尔。“我说的话你一个字都没听见！”她想逗逗他，因为看见他脸上的紧张神情很奇怪，“怎么啦？你像看见鬼了似

的！”

科尔明显地一激灵。莎拉没头没脑的，不知道她的话刺入心骨有多深。

“不……不是鬼，”他简单地作答，说着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只不过是我从前认识的一个人。”

莎拉皱了皱眉，抬眼又来回看了看媚兰和她的同伴。

“媚兰·温特斯吗？我不知道你还认识她呢。”

“我以前认识她，不过是很久以前的事。”

他耸耸肩，显得事情不很重要，但他魁伟的身体仍然紧绷着。“和她一起的是她丈夫吗？”

“不是，她还没结婚呢。那个是埃里克·贝特曼，是个中学校长。他和媚兰这两年倒是一直在约会，不过据我所知，他们并没打算结婚。”

证实了她还没有结婚他只是稍稍松了口气。听上去好像大家也都公认她和贝特曼是一对了呢。

“是媚兰帮我们渡过婚礼这一关的，不然我们俩都会得心脏病的，”杰西说道，“莎拉列的

单子没人弄得清，而且她有时真是吹毛求疵！”

莎拉歪歪头，对他的逗趣嗤之以鼻。

“我才没有吹毛求疵呢！要是没有我列的单子以及媚兰的帮忙，那么多的事我是不可能及时做完的。”

“你说得对，亲爱的，”杰西在她鬓边又热烈地亲了一下。“亏得你雇了个婚礼顾问，我感激不尽，媚兰真棒。”

科尔迷惑地皱起眉头，“媚兰就干这个？筹办婚礼。”

“是啊，她是婚宴顾问，”莎拉答道，她看着杰西的绿眼睛，目光中荡漾着甜蜜的回忆。“她在镇上还开了一间妇女用品商店，卖结婚礼服和女内衣。”

“她开的店叫什么？亲爱的，”杰西问道。

“维多利亚花园，”她很快作出回答。

“噢，对了，”他晒得黑黑的脸上显出诡秘的笑容，“你就是在那儿买的那个丝绸的小……”

“好啦，好啦，”她赶紧打断了他的话，双颊泛起红晕，又悄悄看了科尔一眼，还好，他好像并没有太在意杰西的话。相反他眼神更加深沉了，望着屋子那边的媚兰，他又陷入了沉

思。莎拉狐疑地看一看杰西，可他也只是大惑不解地耸耸肩头。

莎拉仔细地盯着科尔，想从他脸上看出点名堂。平常女人们总是很注意科尔，在他面前卖弄风情，向他传递秋波，而他总是懒懒地一笑，以他那大大咧咧的男人的魅力当做给她们种种风情的回报。然而像今天这种反应她可没见过。尽管他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可黑衬衣、白运动茄克衫下面宽宽的肩膀却绷得紧紧的。黄褐色头发下他那张长着高颧骨、刻着硬线条的英俊的脸上满是沉思苦想。他密密的睫毛下的目光，幽幽地盯住那边那个女人，而她，静静地聆听同伴的谈话，对科尔的紧盯毫无防备。

科尔猛地收回目光，看见莎拉满目的疑问，马上强迫自己没事似地向她一笑。

“对了，”他又回到先前的话题上了，就像他根本就没打听過媚兰一样，“你们想好给小丫头取个什么名字了吗？”

很明显科尔不想他们再问他什么问题，莎拉和杰西也接受了他无声的要求。于是他们仨开始了一些轻松话题，高高兴兴地吃完正

餐、甜点，然后喝咖啡，这时俱乐部的小乐队开始奏起了一些五十年代的精曲。

“亲爱的，来和我跳舞，”杰西不无诱惑地说，“我喜欢的曲子来了。”

莎拉笑了，他牵起她的手，领着她穿过一个个餐桌走进灯光昏暗、地板发亮的舞池。

科尔微笑地看着他俩，莎拉偎入杰西的臂膀里，他们随着音乐慢慢地摇呀摇，渐渐消失在拥挤起来的小舞池里。他又看了看其他起舞的人们，突然他的目光滞住，因为他看见了那熟悉的身影，以及那披在光滑肩膀上的那一瀑黑发。

媚兰很累。无奈她几星期前就答应了埃里克要参加他办的教员鸡尾酒会，要不然她早就会趁自己的脸还好的时候就告饶回去睡觉了。结果是，她累得连笑都不会了，埃里克一定要请她吃饭，她也只能出于礼节稍稍推辞了一下。而且酒会上她只喝了一杯白酒，使她的空肚子老大不舒服，所以她也正需要一些食物。

她一直很喜欢畔湖，这儿吃的好，气氛好，小乐队也很好。所以埃里克说要请她来这

儿时，她没有反对。此刻埃里克正带了她在舞池里跳舞，她边跳边想，至少埃里克身上有一点可爱之处，和他在一起很轻松，他就像个哥哥，又像一双穿顺脚的鞋。

沉着、稳健的埃里克要是知道她把他和一双快被穿破的鞋子相提并论该怎么想呢？她心里这么想着，嘴角弯起笑容。她的目光游移在幽暗的餐厅里，扫过食客们，扫过屋子那边一张桌边坐着的一位宽肩褐发、斜靠在椅上的年轻人，然后接着去看他边上那对白发长者……突然她的目光僵住了，她纤纤的身体也僵在埃里克的胳膊里。她的目光又移了回去，并紧张地睁大了双眼。

不可能是他！她发狂地想着。他不可能在这儿！

真的是他。

科尔·麦克法登坐在圆桌边，手指拨弄着高脚酒杯，深沉的、深蓝色的眼睛正紧紧盯着她。她当然知道他回到镇上来了，《卡萨洛克独立报》和《湖神灯塔报》都在头版刊登过他的消息：他事故中受伤，回家休养。不过这些是头两星期的消息了，她没想到他还在这里。

他的目光仍然紧紧地系在她身上，这时时间都似乎停止了流逝。媚兰很害怕，怕他看出那保护自己的内心创痛的大堤此时已是支离破碎。乐队这时开始奏起一支缓慢的、梦幻一般的爱情歌曲，这曲子好像促使科尔下了决心，他站起身，穿过人群向她走来，那深邃的蓝色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她。

媚兰惊呆了，手指紧紧抓在埃里克薄薄的茄克衫的肩部。

他怎么会！——

但他就那么做了。

舞步使她转过身，背朝着他，但她的直感一点都没错，她知道他就在身后。他伸过手来在埃里克肩上轻轻一拍。

“对不起，”他低沉的声音使媚兰感到一阵骨子里的震撼。“请允许我插进来。”

埃里克停下来，吃惊的神情很快变成了兴奋。

“麦克法登，对不对？你就是那个开赛车参加大赛的科尔·麦克法登吧？”

科尔点点头，望着媚兰不太情愿的脸。

“行吗？”

“噢，当然，当然啦！”

埃里克兴高采烈地放开了她。他根本没想过媚兰愿不愿意和科尔跳舞，也并没有问她同意不同意。即便他刚才问过她，她也不知道自己说不说得出话来，喉咙被绝望堵塞住了。她不想让他看出她内心的情感。

科尔握起她冰冷的手，另一只手放在她腰上，他感觉得到柔软的绿晚装下纤纤的线条，手掌和手指还感到了一阵温暖。

媚兰机械地抬起左手放在他的肩上，愣愣地瞧着衬在白色茄克衫上的自己的手指。她感到他的目光射在自己脸上，却不愿意抬起头来对视他，因为此时她浑身颤抖，还因为内心深处的震撼而无法控制自己的声音。

科尔盯着她，体味着拥她在怀的感觉，竭力控制着内心的感情。他搂着她，想起记忆中他们就是这样互相拥有着在她父亲的湖边码头上跳舞。那时，他用胳膊搂住她的腰，她的手抱住他的脖子，收音机里放着音乐，两个人就那么摇呀摇，心贴心，唇对唇，完全沉浸在两人的世界里。

“媚兰，”他的声音更低沉，而且比往日又多